以著王之自替也茅堂胡氏曰來錫命者如唐遣中官就藩鎮立節度之類

晉侯伐衛

汪氏曰文宣以後大夫專政凡征伐會盟君雖在而大夫任其事故傳言先且居而經則書晉侯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喪未畢固不得入覲使得臣先之未為不可然終文公之身不一至京師受王命而不親拜徒以得臣塞

責此不臣之甚也

衛人伐晉

稱人將卑也傳稱衛人告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于是伐晉蓋志在求和聊使孔達師師偽張聲勢而已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大夫之會諸侯自柔之盟折始但盟折之後即繼以大夫鍾之親會未專委之大夫也此則專委之矣故垂

朧之盟公不親往而敖亦與焉然則戚之會益欲為
衛請成而先為之地也戚在今開州為帝丘之西境晉
疆田至此則楚丘要地俱為晉有矣此特示意以懼
之以待諸侯之請非實事也襄二十六年孫林父以戚
如晉晉始戍之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公穀作髡

千古未有之變始見于楚蓋由其習於蠻俗不知禮
義可以肆然而讐天王即可以肆然而讐其父矣君

父一也楚自武文以來父子相導以叛王者數世矣悖驁之氣習與性成雖有賢者教之以順親是猶戒為盜者以胠篋而毋探囊也其可得乎說者以商臣之逆歸咎于師傅非人未為探本之論

公孫敖如齊

得臣如京師以王命不可不拜耳于齊非有不得已之事廢喪而聘左氏推以為禮謬矣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與左氏不同當以左氏為正檀弓曰周卒哭而祔殷既練而祔公穀所言殷禮也魯用周禮不得從殷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諱公如晉者以來討而朝也來討而朝則居喪越禮本非公意故為公諱之若朝而被辱者有矣襄之如楚而見留昭之如晉而不納皆未嘗諱也與大夫盟者亦有矣隱之盟莒人莊之盟齊大夫亦未嘗諱公

夫與諸侯序矣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穀梁以為逆祀是無昭穆非也孔穎達曰升僖先閔此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兄弟而異昭穆則諸侯五廟或兄弟四人皆立即父祖之廟亦已從毀禮必不然此說是已或曰商之時自沃丁以至祖甲六世而二十帝七廟之制數已三倍一都宮之中安所

書自叙云金天氏之後沈國在汝南平輿是已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以汝南之沈為文王幼子聃季之後非也聃或作耽因訛為沈耳聃季之後自有聃啟為王大夫與沈國絶不相涉

夏五月王子虎卒

王子虎曾盟諸侯于翟泉故其卒也赴于諸侯而史書之夫子尊王臣而弗削也不書爵者王子虎以貴戚而秉政非以其賢也先王之制爵人以賢忌貴戚

禫而納幣又踰年而後昏罪其納幣可也并罪其婚
亦太苛矣以喪納幣不稱夫人宣公之以喪婚者反
稱夫人則何也穀梁氏以為婦者有姑之辭是也士
昏禮宗子無父則母命之諸侯之禮亦然故緣姑而
稱婦也逆不書其人卿不行也不稱夫人不以夫人
之禮逆之也不書至不以夫人之禮致之也左氏所
云君而卑之是也文公略於其禮春秋因而畧之以
著其不終之兆也至所以貴聘賤逆之故于傳無考

聖人緣人情而制禮恐不如是之恝也然可尊之于近不可行之於遠即群臣且不為服他可知已況于王禮濫加尤非禮之所宜聖人據實書之而魯之失與王之失皆不待貶而自見也

夏公孫敖如晉

高氏曰王使再至矣含天王而謹事晉不待貶而惡見也

秦人入鄀　秋楚人滅六

滅江不救遂至滅六此亦自然之勢也楚何足責春
秋書之聖人深為中國惜耳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季友以私事如陳則直書私事以著其失行父假公
事以如陳而謀其私事則不書私事以正其失詳僖
五年
秋季孫行父如晉

趙氏曰敖嘗如晉行父亦如晉仲氏季氏爭交于晉三家之張自此始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公作讙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　葬晉襄公

汪氏曰鄭子太叔稱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稽之於經前此未有使卿會葬者蓋自此始而後遂為故事叔孫婼葬平公季孫意如葬昭公馴致少姜以妾媵而卿會葬矣

職而意如會荀躒于適歷矣三家專魯六卿分晉豈一朝一夕之故哉高氏曰衡雍即晉文公會諸侯朝王之處王崩諸侯不奔喪而盾遂皆正卿若罔聞知自相會盟于王畿之内惡莫大焉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於暴公作伊洛戎

伊洛之戎晉所遷也故因與晉盟而亦盟遂之志殆叵測矣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公無而字

夫人姜氏如齊

臨川吳氏曰出姜當是齊昭公女此歸寧常事而書之者敬嬴嬖出姜必有所不安故歸愬於父母耳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黄氏曰王之下禮含賵而又會葬過於交鄰國會葬襄王魯君不親往而使卿僅儕天子於諸侯禮之倒置甚矣

辛丑葬襄王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宜申無故而謀弑商臣此其志在討賊也苟志在討賊即北面事之十年而後動亦沉幾觀變之深心聖人之所原也故以國殺大夫為文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旱極而後追計之之辭二年既書此年又書十三年又書辭皆無異則文公之因循積習不能遷善改過可見已

及蘇子盟于女栗

故稱爵也郲在齊魯之間莊八年降於齊而為附庸

今必畏齊之偪而欲附魯故遷於夫鍾蓋近魯之邑

也國人弗欲而别立君遂奔魯以求助耳其事與鄭

忽曹羈莒展同彼名而不爵者失君道也此爵而不

名者非其罪也

杞伯來朝

杞前稱子此復稱伯者頃王初立必加恩於先代之

後而復進其爵也

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

歸遂稱人貶之也此無所貶則書君大夫

冬十有二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不言及者無曲直之詞然夷秦君於晉臣其曲在秦

亦可見矣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張氏曰此魯之東鄆也莒魯爭鄆始此成四年所城

乃西鄆家氏曰春秋之法城非其時譏非其制譏興

以王命請叔姬於齊者當時篡立之君往往假王命以為榮謂齊必不敢逆王也齊竟執王使又執國母悖驁極矣齊人行之而不顧者商人使之也聖人不書其君而書齊人亦以見後之弑商人者即此齊人自已導之自已受之理固然也或疑執王臣而春秋無異詞王臣與諸侯等也何異之有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王命既不行於齊乃假伯主之勢以脅之張氏曰魯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　單伯至自齊

單伯始不書來自周如齊也今自齊而來則書至自

齊亦書其實耳且王使為魯而被辱則休戚同之故

比於吾君而書至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家氏曰楚次厥貉蔡為罪首郤缺伐之斯有名矣然

齊桓潰蔡而遂伐楚意不專在蔡也今晉不能敵楚

惟入蔡而已祇見其無能為耳

罪在齊人而不在姬明矣家氏曰魯不能伸討賊之
大義乃畀躬下氣以請叔姬書齊人執齊人歸其執
其釋聽之在人閔姬而病魯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初釋單伯即侵西鄙繼釋叔姬又侵西鄙既遵伯令
隨肆已威一翕一張不惟玩弄魯君抑且玩弄盟主
也高氏曰商人弑君自立諸侯伐之取賂而還是成
其為君也故自此遂書齊侯一歲而再侵恐魯而及

此而彰毁之何害春秋所以書之者以其惑於禨祥
而妄動也夫人初甍而毁臺必非無所為而為之左
氏謂因蛇出良非謬說夫蛇果為祟何必泉臺見禨
祥而有所毁必且見禨祥而有所興作如鄜時陳寶
之類者其流弊可勝道哉故書之以為譏也蛇出不
書國中所常有也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楚自城濮之役入居於申意在窺王室耳而與群蠻

逼處恐群蠻之撓其後也庸於王室又有開國之功
以長羣蠻之甘心于庸矣今庸帥群蠻以叛楚而麇
與百濮為之嚮應其勢頗不弱楚以為不連秦人不
可以滅庸不連巴人不可以通秦于是合秦巴之師
以滅之自此而申息之北門可以直達王都而無內
顧秦巴之間道又可以繞出其背而絕晉之援是役也
楚所為大得志者也未幾而肆焉問鼎蓋決于此矣
書人蓋楚之常稱而秦巴從之也商臣書爵為變例

國之師以討賊為名不探其情而無所委罪為貶而人之宜矣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公作聖姜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郪丘盟矣以不親盟來伐是賂之無益也穀則親盟矣明年商人又戒師期是親盟之無益又可知也其侮魯若嬰兒魯曾不恥故書公及

諸侯會于扈

宋鮑與閻弑君而不討反受其賂為此會以定之是
亦成亂也其取賂與前年之盟扈同故書法亦同宣
元年傳曰宋人之弑昭公也晉以諸侯伐宋宋及晉
平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為魯討
齊即此會之事此會固為平宋而魯不與會以齊難
為辭晉必聲言伐齊齊人懼而歸魯之賂耳平宋則
取宋賂討齊則取齊賂皆取賂者總指此會而言杜
氏謂言二扈之盟非也劉炫得之後傳正補前傳之

以僕御之賤弑君無忌舍爵而行國人莫問向者商人之驟施聚士纔及數年而人情已若此區區私恩亦何足賴哉書曰齊人弑君非特誅亂黨亦所以儆夫始亂者耳易大傳曰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其商人之謂與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穀梁氏曰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故列而數之是也遂之如齊謀立宣公恐齊以大臣不協為疑故挾得臣

書或以為罪累上之詞此尤不得施於父子竊疑僕因國人以弒則國人宜黨於僕未有起而討賊者何以季佗立而僕出奔安知非季佗謀篡而嫁其罪於僕乎以莒方魯僕猶赤也孰肯為之辨正司寇逐之太史書之人皆以僕為亂賊春秋闕而不書聊以存疑焉爾寧使天下罪我以縱賊而非常之獄不敢輕以加人此聖人慎刑之至意也

讀春秋畧記卷六

而已非褒貶之所繫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稱婦與出姜同義公為敬嬴子夫人不得不為敬嬴

婦也不稱氏亦緣妾姑而畧之非貶也公之以喪婚

其惡不貶自見丈夫制義欲以大禮責一女子迂矣

夏季孫行父如齊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虞書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遠者四裔近亦千里諸

侯之國欲放其大夫而不請命于天子安得三居而

放之晉與衛為列國而放其罪臣于衛是鄙衛而帝制自為也故書放大夫者猶之書殺大夫專責上之辭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　公子遂如齊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是時晉強于齊魯不賂晉而賂齊者以出姜在齊方訴其寃也金壇王氏曰齊惠公之惡商人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羞惡之心亦明矣今於魯之效商人者

絕不之惡不過貪于濟西之賂遂忍心犯義以助其成是以春秋甚惡夫賂也

秋邾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晉趙盾帥師救陳

傳稱師救陳宋經則削宋而不書說者謂弑君之賊不宜救是已抑諸夏之國所以限南北而阻遏楚氛者惟宋鄭是賴鄭既從楚勢必及宋觀于襄二十七年晉趙武楚屈建盟于宋而南北分伯之勢成楚日

與其救陳而已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公作棐林

桓十五年諸侯會袲伐鄭穀梁以為地而後伐譏其

疑也此則以為著其美而胡氏從之非也以四國之

君聲罪致討不能服鄭而反遺楚禽何美之有此亦

譏也葢譏其畏楚而不進也始以大夫用諸侯故稱

師以著之而不書趙盾不與大夫用諸侯也上書盾

帥師下但書師而義自見

又無曲直之分春秋不書鄭伐而書宋及若專責宋者何也以鄭之附楚因晉之受賂有所激而然其心尚可原也列國大夫並書帥師自此始大夫之勢日以强也

秦師伐晉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晉能悔其前非深自引咎釋鄭不討又與秦平因合諸侯之師責猾夏之罪于楚則可以刷棐林之耻繼城濮之功乃不出此徒狥宋而伐鄭宜其不競于楚也

皆廢今聞喪不赴而治祭事可乎王制所言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者亦天子之變禮非所論于諸侯也況其所行者又非分之事宜天之深絕之矣

葬匡王　楚子伐陸渾之戎（公作賁渾戎穀無之字）　夏楚人侵鄭

楚之志不在伐陸渾而在耀兵于王畿也春秋乃以伐戎書之非予之也秦晉遷戎實處伊洛以逼王室中國莫能伐之而伐之者乃出於僭王猾夏之人戎亂未戢而楚勢轉盛是聖人所大懼也故繼伐戎而

書侵鄭鄭與陸渾皆在王畿之側則楚之志可知巳

秋赤狄侵齊

文七年傳狄有酆舒宣十三年傳赤狄潞相曰酆舒是赤狄即狄也僖三十二年傳云狄有亂葢自是而後種類相爭部黨分立以赤衣白衣别之遂有赤狄白狄與狄而為三于是狄之勢始衰晉得以滅赤狄齊為伯國之遺數被其禍不能創之于既衰之後語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惜哉

持筆春秋之大義也凡春秋所書皆以力服人之事見有近乎仁義者則姑予之葢聖人不得已之苦心非立教之本志也今以魯之大挾齊為助臨一無所恃之小莒而所以治之不過解紛息爭亦近乎仁義之事然卒不能服之至於伐取其邑而莒仍弗顧此春秋所罕見故詳書之以明力服之不足恃而德服者乃可貴也聖人立教之本志在于此也曰不肯者悍然弗應之辭也與桓公之平宋鄭而宋辭平者異矣

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臨川吳氏曰歸生貴戚之卿秉國重權必有所不獲於嗣君者故公子宋之邪既不能發又不以大義阻之乃為畜老憚殺之言是陽拒之而陰實假手焉者也汪氏曰十年傳載鄭人討幽公之亂斲歸生棺而逐其族當時固以歸生為罪首矣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魯之弑君可以掩天下之耳目獨不可以欺齊且出

是為之變其說曰得臣之卒宜日也而不日是為聖
人削之以示貶則公孫敖之請葬弗許宜不日矣而
反日豈聖人筆之以示褒乎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士昏禮記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今固已
來逆此行可已且以其婦來誠為越禮要非大義所
關春秋特書之何也固為齊侯所聽信其欲婚也能
使齊侯請之其既得昏也不嫌越禮以媚魯必能使

書至弱小則恃威以脅之無戒心焉故不告廟不告
廟則不書至也

大旱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非王事而諸侯會盟春秋所不予也然與其出自大夫又不若其自諸侯矣此會大夫不與庶幾復桓文之業不至委柄于下故皆書爵以著之自是而諸侯之所親涖多書爵矣王叔桓公臨之不書非王命也公不與盟不書晉未嘗明斥公也傳稱止公于會盟

于黃父則黃父非即所會之地蓋黑壤之别境公之
在會若不知有盟焉者非顯然見拒如平丘沙隨之
事也如以曲在公而諱之則平丘邾莒之訴未為誣
也安見其曲不在公而不諱不盟乎
八年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聘禮賓入境而死遂也則未入境者猶可以復書至
黃明其已入齊境也雖死猶將終事況疾乎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鄭襄之立以子良讓之非歸生所立也明年歸生卒
而斲其棺逐其族則鄭之不庇歸生可知特以其久
握兵柄未能即圖耳春秋之所罪者在歸生不在鄭
也故晉之救鄭則書之未幾而鄭復即楚救亦終無
成功春秋之予人也恕雖無成功亦書以為鄭自反
復非救之過也楚之書爵義已見前

陳殺其大夫洩冶

君弒皆名豈大夫殺而不名乎不論有罪無罪書爵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永嘉呂氏曰取不言我以見内無惜之之意也歸則言我以見内有欲之之意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崔杼自縊距此五十四年則此時杼年尚幼遽以權寵逼其大臣此豈崔杼一人之能必其族大勢張習為奸害所由來者漸矣是以出而能復復而能弑也

許翰謂于此舉氏辨之早也深得之矣凡世爵不可勝譏舉其尤非禮者書氏以譏之與書尹氏之義同

公如齊　五月公至自齊

汪氏曰魯君親往奔喪送葬者三此年如齊成十年如晉襄二十八年如楚是也馴至昭公之弔晉少姜至河乃復以國君之重奔嬖妾之喪郤而不納益可傷已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君雖無道非大夫所得弑故大夫而弑君未有不書大夫之名者胡氏惑於欒書之見削故于此强為之辭不知欒書之削葢闕疑也

六月宋師伐滕

廬陵李氏曰自宋執嬰齊之後滕遂為宋私屬故宋之盟叔孫豹曰滕宋私也成周之城仲幾曰滕宋役也其見偪非一日矣按前圍不書師此書師者以圍之未服又益兵以攻之也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傳稱諸侯之師未必諸侯親涖之稱人亦人大夫耳

家氏曰楚莊北向而爭諸侯晉人畏縮不敢犯楚惟

伺其去釋憾于小國縱能服之能保楚之不再出乎

夫剪篡鋤兇伯政所最先自趙盾為政宋齊魯皆弑

其君盾内有所嗛置而不問令郤缺為政又不能治

陳之弑其君者而以討賊遺楚徒率三國爭鄭晉自

是愈衰矣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　齊侯使

國佐來聘

嗣子未踰年則稱子此書齊侯譏其未踰年而即位

也郝氏曰魯數往而齊一來魯君往而齊臣來齊倨

而魯恭也甚矣

饑　楚子伐鄭

自閔二年鄭棄其師而後鄭日疲于奔命至此數年

遂南北兩屬惟其來者從之乍楚乍晉不能自立非

一朝一夕之故矣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前年冬楚子伐鄭傳稱晉士會救鄭敗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今年春楚復伐鄭及櫟諸侯之戍並無一人禦之則知其戍鄭者為偽言非實事也故鄭子良曰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以晉之無信故救鄭戍鄭皆不書而辰陵之盟無貶辭非予楚也以媿晉也若討逆之舉陳侯因盟而請則有之楚之志不在

此也故入陳之時陳侯在晉大抵不得于楚乃謀之
晉耳楚以陳之即晉恐晉之遂得陳也于是伐而入
之少西氏之討特假以為名耳非為此而盟春秋何
為予之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莒近于齊狄近于晉陳近于楚故齊之伐莒晉之會
狄楚之伐陳皆以壤地相接欲併而有之也其志同
而齊晉無名反不若楚之有名矣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羅氏倫曰討賊非楚子之志也故曰楚人入陳則楚子之志也故曰楚子楚之伐陳初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乃入陳而縣之徵申叔時之言陳遂亡矣是給而取之也討賊者如是乎徵舒弑陳靈者也寧與行父致陳靈之弑者也今殺徵舒而納二人于陳討賊者如是乎此蓋二人奔楚誘楚子以利因假討

廬陵李氏曰宋鄭皆中國之要樞楚有事于中國必自鄭以及宋成敗宋于泓穆弱宋于厥貉莊之興則挾鄭以侵宋至今年之伐明年之圍又明年之平而南北之勢成矣彭城之役楚又挾鄭以圖宋向非悼公則于宋之盟不待襄公末年而天下分伯矣

秋螽公作螽蝝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達之救陳以抗大國其罪未至于死也衛之君臣不

能自明其曲直以説于晉乃聽其自縊是非達自殺衛之君臣殺之也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楚伐宋不救是不恤病也惟伐鄭以為討貳不待貶而惡見矣

秋九月楚子圍宋

書圍所以惡楚亦所以愧晉也楚之圍宋歷三時而不解其志必于服宋也宋即不伐陳豈能免哉不責

晉之不救而徒責宋之妄動亦未審于當日之事勢矣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季氏曰魯與宋鄰楚人圍宋魯有剥膚之患歸父會齊侯謀禦楚也齊侯不任其事歸父所以會楚以求免與按此會為楚事亦綦重公不自行而使林父非所以畏鄰戒也故書以譏之若大夫之會諸侯始於桓十一年柔之盟折其來遠矣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楚之將圍宋也使申舟聘於齊亦使公子馮聘于晉則齊晉之不出而禦楚非不能禦也蓋貪其厚幣惑其甘言自以為無患而魯謀不省宋難不救不知魯宋即楚楚且弱齊并弱晉矣馮陵不已憂在王室伯宗賢者乃亦曰天方授楚未可與爭所謂未識人倫焉知天道者乎平稱人者穀梁氏以為衆辭是也楚

自去秋圍宋更四時而不下上下主客至是俱憊故平者衆志也公羊氏以為貶辭非也曁齊平併不稱人而但舉國號又何以為説陳氏曰外平不書必關于天下之故而後書文九年陳及楚平宣十年鄭及楚平皆不書僖二十四年宋嘗及楚平亦不書至是始書之蓋楚莊得宋天下將有南北之勢春秋特致意焉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赤狄之薦居中國久矣能化其習俗歸于禮義上也不能則驅之塞外以其土地還之天子次也又不能則討其罪人而已滅之而取其地則亦不減於狄也又何以罪狄故凡滅國而以其君歸雖狄亦得書爵將尊而稱師沒其功也

秦人伐晉

晉自八年以白狄伐秦今已七年秦始報晉而不藉他國之助似乎曲不在秦春秋貶秦桓而人之者以

此會以謀楚耳度齊不能乃有從晉之志矣大夫與大夫會始于溴梁胡氏發傳于此誤也

初稅畝

左氏曰非禮也穀出不過藉則稅畝為過藉也其過藉奈何古者上地田百畝萊五十畝令履畝而稅則不分田萊皆概稅之中地下地亦準此以推是二十而盍一也杜氏謂公田之外復十取其一竊恐變法之初未必驟加至此

冬蝝生　饑

周之冬乃夏之秋此時虫生亦為未害故上書蝝生

下即書饑左氏曰幸之者亦猶公羊氏之言幸之以

為宣公稅畝而遇天災宜于此焉變而復古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是時最横者莫如楚晉不敢問而窮武于狄狄患稍

弭而楚氛日甚矣南北分伯其勢漸成晉實恥之而

逞威于亡虜之餘以文其弱故獻俘于王請黻冕以

命士會晉國滎之春秋沒其名而書曰人所謂求名而不得也李氏琪曰齊桓舍外以事內畧近效而圖大體故縱狄而不為懦晉景捨內以事外匿大恥以求微功故滅狄而不為武

夏成周宣榭火榭公羊作謝火公穀作災

楚語曰榭不過講軍實宣王會諸侯于東都為榭以講武後人即其地而作廟焉故曰宣榭以有中興之功故得不毀也火何以書慨中興之盛蹟竟淪于灰

燼也稱成周非王城也

秋郯伯姬來歸　冬大有年

宣公在位十六年天災洊至今特以大有書見天之好生剝窮則必復也但當盡人力以副天意耳後此不得再書未免感慨係之于此則未有所譏也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穀梁以為謀楚是也伊川文定以為謀齊非也前者
魯與楚會宋及楚平諸侯駸駸南向故為此會以固
之使郤克徵會而後見笑見笑而歸請伐齊晉侯未之
許也既會而齊侯不至故執其使非為克也既會之
之後郤克為政伐齊之謀益始于此會時何嘗及之
書同盟者晉不足為盟主也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春秋書弟皆譏也兄弟之間自有大中至正之道私

昵之過或激為害惟鄭語未見其害耳齊年衛黑背
陳黄秦鍼陳招衛鱄之屬皆以私昵之過而害生焉
故書弟以譏其私也衛縶宋辰大抵類是已若宣公
之於叔肸與之財而弗受與之禄而弗食雖欲私昵
之不可得也亦以弟書者見宣公之忍于惡視而獨
加恩于叔肸也書弟以卒而生平一無所見又可以
見叔肸之不義其君不為用事而終自匿也書叔肸
與書季友仲遂同生而賜氏之說為是叔肸辭官以

遂已志受氏以釋君疑也諸侯大夫皆稱名以正其

終雖賢無書字者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郤克以見笑之故請伐齊而晉侯弗許此則親行者

斷道之會齊侯不親晉侯已怒之矣郤克又初得政

必以取威定伯鼓動其君于是討齊之無禮役君以

快其憤也

公伐杞

前者杞兩次來朝兩次被伐今久不朝則又伐之大國之于小國狡焉思啟其封疆伐之不患無辭也初不伐而末年乃伐之者恃晉也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穀作繒

諸侯內被弒外被殺無不書名者不論有罪無罪也鄫子不名傷未及死也故曰戕康誥戕敗人宥小雅曰予不戕注戕殘也皆不以殺為義此蓋盜賊之事而邾實使之故不書盜而書邾人甚惡邾也三傳皆

以為殺則春秋必當書殺書名矣義苟不合于經寧違傳而信經也

甲戌楚子旅卒旅穀作呂

楚自趙盾主盟而後春秋既概爵之又安得不卒之

公孫歸父如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凡倚外援以除內逼苟非其人未有不至於大亂者袁紹崔胤之事君子以為永戒也歸父欲以晉人去

三桓此致亂之道春秋書其事終始無貶詞則未有
此謀而行父誣之也觀其奔也不於晉而于齊可知
已左氏信以為實誤也季氏曰魯之于晉初交未固
此豈遽與謀心腹時且歸父志本向齊不在晉也行
父忌其有寵欲以計傾之使處齊晉兩疑之地不待
公薨而歸父危矣汪氏曰公孫敖書不至而復此壅
君命而廢使事者也歸父書還自晉此能達君命而
畢使事者也然楚滅若敖氏箴尹克黃使于齊歸復

讀春秋畧記卷七